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治道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以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

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毁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寛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

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内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髙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髙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逺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傜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極于今

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

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集凡百執
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
定為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
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
可見中興之兆矣
其建都曰臣聞有家者必作室立國者必建都必據
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
在天而衆星拱如滄海在地而百谷朝安於其所

不可動也陛下昨自應天初登寶位維揚駐蹕倉卒渡江考卜相攸莫如鍾阜矧以舊邸號稱建康已降詔書傳播天下為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吳楚皆稱建康龍蟠虎踞王者之居此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之險外有長淮之衛隔絕奔衝難於超越此可都三也有三吳以為東門有荆蜀以為西户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船之饒以為南府此可都者

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舟陸車道里適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闢境於南周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略地於北吳孫氏爭淮南是也昨者鑾輿時邁狩于吳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泰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以數分國都一定不可以數動與匈奴居穹廬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朝之禮者異矣今敵國憑陵

叛臣僭竊瀕海諸郡僻在東隅宜還都建康比闗中河内為興復之基環諸路而中持衡焉則人心不摇大事可定矣

其設險曰凡立國建都必設險以守而後國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邑不言滅而此獨書滅者下陽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三國時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為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劒門

爲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爲險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初自秭歸徙都荆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强近并榖鄧次及漢東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吳越之地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逮東漢之衰劉表牧之坐談而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侯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

賦甲兵當南朝之半其為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昨降詔令定都建康而六飛廵狩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失古人設險守邦之意矣近日雖復荆湖南北而分鎮地分仍舊未改即與不復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故劉表時則軍資寓江陵先主時則重兵屯油口關侯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温及其弟沖則保據渚宫與上明此皆

荆峽之封境也以荆南言則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峽州言則大都險要皆在南岸今以二州爲分鎮跨據長江下臨吴會猶居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又朝廷近棄湖北逺留川陜者固謂秦甲可以强兵蜀貨可以富國取其資力以自助也而使荆峽分鎮於其間假令萬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峽江之口則蜀貨不得東阻長林之道則秦甲不得南譬猶一身束其腰膂

而首尾不相衛則非計之得也臣竊以謂欲保江
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峽不以為分鎮然
後全據上流地形險固北可出秦中之甲西可下
蜀江之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人謂大
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以為長江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守國末務非智者之所先何也杜預
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
矣曹彬嘗度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雖未足

恃然魏武困於居巢而不得渡曹丕困於濡須而不得渡拓跋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而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棄也葢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乃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有未善耳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欲固上流者必先保漢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

也當孫氏時上流欲爭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欲爭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欲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邾城今之黄岡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爭之地故孫氏保有江東而魏人不能犯今強敵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棄上流在荆峽其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陸而守臣陳規長於帥衆憑城短

於勸民耕種宜遣一軍興置屯田為規外護以蔽武昌而下流則命江浙帥司各選官吏漸往江北經營淮泗若委任得人其上者使人勝於險其次者使人與險均俟以歲時無輕改易而孫氏欲爭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復之勢亦在目中矣

其制國曰凡制國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勢險易與夫土地之宜足食足兵之具則不可與謀以貽

後患荆州在沮漳江漢之間地兼水陸土力沃衍平時利入猶未盡也與江湖之南磽瘠之土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以積粟此一利也自畿西河朔諸郡每歲必資耕牛於川峽軍興已來道路艱阻不過漢沔六年矣耒耜之設服牛引重聖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峽牛至于荆渚則門墻之内耳此二利也而又中握上流舟楫往來之柄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富強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

爭而不肯失也棄爲分鎮其害甚明然改之則爲詔令反復無以示信遂之則形勢危削無以自守苟有幾會未害於信何憚而不改乎凡分鎮者節制境中則法得自立專征閫外則兵得自用轉移物貨則財得自理廢置屬寮則官得自命合此四事與戰國諸侯無異即非上世封建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湖北一路安陸命陳規則左選之文吏也荆南歸峽差解潛則右選之

武臣也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同宜有更張獨仍舊制即此二人效其績效因任改移陳規宜因任解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但通荆湖漕憲二司治盜理財而以襄陽隷湖北扼漢沔之道以岳陽隷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隷江西接洪撫之境則地里連屬形利勢便合於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亦於今日事宜頗為相協若襄陽已令分鎮時方用兵幾會之來何有窮已乘便分割亦無不

可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又曰夫變更舊制不稽今古肆其胷臆則事不可行況挾姦計乎近歲湖北變更舊制多矣初用唐慤為安撫統十有四州祭詳官髙衛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帶鼎澧制置使辰沅靖並聽節制不隷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荆南公安縣升為軍額無帶石首松滋巡檢使應軍兵器械並不許荆南那移是又削其所治三邑也是歳敵人聲言數路入寇正當經畫防秋之

際而一旦削其五郡與三邑其間多兵賦重地所
存者殘破之餘耳或以衛與愬有怨故特獻此策
以傾之審如所言大不忠也不然畫此謬計不智
亦甚矣又前日改湖南為東西路於朝廷形勢利
害初無加損徒困全邵武岡三郡之民耳今既復
荆湖南北兩路宜罷荆峡分鎮仍舊置帥司於荆
南一便也公安軍自係内地宜仍舊廢為屬邑二
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錢糧歲

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毁宜仍舊廢為渠陽寨三便也武岡置軍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州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為武岡縣四便也凡此四者悉仍舊貫州縣官吏省併什八創添窠闕悉從除削裁損文書俾歸簡便有所謂刀弩手有所謂博易務有所謂營田司事皆欺罔殃及百姓驅之轉為盜賊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

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制國宜於仍舊貫乃欲以襄陽隷湖北岳陽隷湖南鄂渚隷江西者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宅都于汴自內而制外其事雖殊其意則一耳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

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皆自

南制北恢復中原之勢也古者有屬長有連帥有

卒正有州伯今安撫大使則州伯之比而形勢必

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

之外財賦盛於東禺兵馬出於西桂宜置大帥一

員兼統二廣帥司以殿南服荆湖並經殘破而北

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出峽中資力使之

經畫庶能興復盖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

渚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若弛瞿塘之禁懋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古者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叅謀議者皆自奏辟則非古意繼今以往宜自堂選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輔之以健決之佐剛果者與之以審詳之屬其餘許自辟置

則事可久行乃輕重相權之義也

其恤民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

以除暴為先蠻夷猾夏自外為暴者也寇賊姦宄

自内為暴者也近歲已來外阻内訌除外暴者多

主通和之議竟為金人所誤不敢用兵而金人用

兵毒徧中國常自若也除内暴者多用招安之策

又為盜賊所誤不敢用兵而盜賊用兵毒徧天下

常自若也夫春秋之法荆舒亂華則是膺是禦不

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往征之天下信服而寇賊所至殺人盈野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況以重賞招之又覬其弭也李成馬進侵犯江西陛下斷自宸衷命將出師要令殄滅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為弄兵閩嶠肆其殘毒三載于茲又遣輔臣副以上將深入其阻盡掃除之而後遺種餘民復還農業可謂得恤民之道矣然其

餘類尚稽天誅暴横湖湘之間百姓引領王師如大旱之望雨也今諸將既西而師行安重陸運糧餉民力疲勞夫恤民者不自病民除暴者不自為暴曹成反覆直犯帥司劉忠殘虐塗炭數郡固無可赦之理宜專委岳飛掩捕曹成及早進師勿令越逸亟命大軍直趨潭州合於春秋救兵欲速之義事得便宜無更申禀以致遷延重失幾會仍以先聲促令馬友揀汰老弱及元係耕種之民各從

其欲并力一心水陸俱進追擊劉忠勿留後患招收楊華餘黨肅清江湖之盜然後精擇良吏悉意撫綏則善政可行膏澤可下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擇縣令為先縣令親民百里之主宰也且據應副軍期一事言之凡糧餉轉輸器械百物應干軍旅之用莫不資民力而後足也主軍期者取足於縣為縣令者責辦於民得人則科斂必當多寡必均

數目必實有無必通期約必信須索必辦民不怨
咨公無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爲侵擾剥民
膏血甚於寇賊公家所急往往闕供緩急之間又
無預備民情怵迫無所控訴乃有轉而爲盜矣而
縣令其可以不擇乎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
說稍革其弊漢世郎官出宰百里自崇寧掃除資
格收擢天下之士不歴縣邑徑躋臺省及其補外
不爲監司必爲郡守事不諳歴權歸胥吏此大弊

也宜籍中外曾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
里試以民事俟有聲績不次超擢此一説也古者
建侯分土不過一同今親民之官比古侯壤而軍
興已來日見陵辱師徒所至非特將校至於走卒
賤人皆得肆行無禮以百里令長而有不免捶楚
之憂此潔廉自重者皆欲遠引頑頓忍辱者猶安
其職而不顧也宜增重事權優假其禮許借服色
厚給廩餼凡軍馬屯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

悉從陪級此二說也據今八路諸縣户口賦入多寡重輕分為三等上縣自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許郎臣監司通共奏辟立為定格不許交互此三說也依宋元嘉法定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為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有所係此四說也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税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悌俟及三年攷其績効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此

五說也而命侍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縣令亦各
剌二人之姦贓不法者皆書於籍俟核其真以次
施行宣示好惡使知勸沮舉剌不實者必罰無赦
庶幾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
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輕賦為先魯
哀公時遭值凶年國用空乏什二而稅猶患不足
而謀於有若則請行什一之法夫二猶不足又損
其半疑若戲言也至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乃知

其識微慮遠雖聖人不能易矣夫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且以近事驗之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濼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筭其時若有言罷此掊剋然後國用充

足則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四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五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又如荆湖南北歳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麴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為未足其時若

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充足亦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今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賦斂益重百姓益貧田萊益荒謀國之臣不為陛下深思遠慮更欲擾之何不以京東西湖南北為覆轍之鑒也夫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鸇也為敵國驅民者今日之貪吏與弊法也伏願明詔計臣速講輕賦

恤民之事爲生財足用之原而以京東西湖南北爲至戒庶幾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革弊爲先凡爲國以利不及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盜賊不作坐享九州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居民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

所謂以義為利也崇寧初謀國之臣以利為利首
變鹽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
在居民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
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至横斂誅
求百種猶不能給民窮而為盜遂失歲入常賦以
榖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
昧於遠見其弊不革陛下紹興宜鑒前失亟議改
更久而未及何也畧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

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萬故斂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已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諸色支費已皆出於横斂至如上供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略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州歲賣鹽錢四萬餘貫以此鹽息椿充故斂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錢依舊而無鹽息至以麴引均科人户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耒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之前官所自運鹽有

既變法之後客所拘納塩封樁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塩香司再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户民所以益困也比聞榷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諸路並令檢會若此類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致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榷酤法已極弊尚仍舊貫不亟改更何也略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有虧欠即

抑勒專知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税民弊可見也又以郃陽言之酒課約二萬餘貫而歲折税米為糯凡六千石每蚪中價約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幾倍費其他未論也比雖行下諸處會計而州縣往往利此為造弊之端不以實聞何不斷在必行令逐路應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衆共買撲入納淨利收官務遞年所費米麥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還所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

使利濟公私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至為盜長納

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夫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惟陛下早更弊法以幸天下則百

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

恤民為務恤民以省官吏為先光武中興併廢吏

員裁減文書什存一二天下遂平蓋有民然後有

事有事然後有官今遺民既寡事亦少矣官吏日

增而不減此何理也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貟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病民遂至於亂渡江之後北地衣冠接袂而南矧值軍旅之興賞典超越濫冒滋衆江左吴楚例經殘破而諸司州縣添差不已兵官舊係兩貟者或至於七員八貟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或至於四貟五貟而未止也倚仗推委不任其責請給人從互相攘占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又如江北荒

餘郡縣皆膏腴之地虜騎不來盜賊已去而民無歸業城市不建者緣所遣經理鎮撫之官畧無存恤興復之意未有百姓先置官司諸州縣鎮舊時員闕一一差塡又所用之人全不選擇貪殘暴虐甚於寇盜墾闢一畆者即抄一畆之地布種一碩者即收一碩之入民不聊生無緣復業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夫為民有官不設官以病民為事有官不因官以廢事今添差所

在依勢倚法侵漁須索耗蠹無窮民所以病也一羊而羣牧其委不專一職而衆官其任不一事所以廢也故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故於孟子以民為貴而社稷次之故堯舜禹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君與民一體也而可以不恤乎今朝廷添置官吏盡出於恩寵諸路所自差委多及其親故不虞廢事而病民也大失先王之意矣望陛下特降指揮併

省官吏以建武為法稍捐禄廪養之使居閒地無執事權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為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既黜封德彛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為宰相矣又勑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

既不答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
矣而名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
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
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
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
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
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昨者雖并東

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弊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

東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愼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愼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為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為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又

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

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按春秋華督

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

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

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

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

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弑逆幾至喪亡則以

昧於履霜堅氷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

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昨者邉塵犯闕邀請二聖而立張邦昌僭竊名號援引契丹立晉事迹用為證例分遣使人宣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督動於惡無異陛下嗣膺寶歷特施寬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討與衆棄之置在遠郡賜死于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敵騎南騖鑾輿渡江黄潛善及其黨悉皆震恐事窮計迫無所從出乃指邦昌為金人所立而

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觧其迷國誤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之心使利於為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者也故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彦敢有無將之心陛下既正典刑順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滌者敢肆姦言無所忌憚故比日諸方羣盜所在焚刼至有官吏入其隊中肯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伏望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

而端坐不救忘廟社之危者有草表章上及君父
取媚敵人受其婦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偽朝長
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自肆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
意稱美者及밀來乞用邦昌苗傅正彥之黨者審
其輕重不過此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說
則三綱不淪而軍國政事得以時立矣
其㝡實曰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賞罰福威必當於
功罪功罪善惡必審於毀譽毀譽是非必要於真

僞故直言不聞毁譽亂真康澄以為可畏甚於三

辰失行水旱蟲蝗之變也可不核實乎陛下昨降

赦書推尊仁宗盛德大業應舉行法度並欲上遵

嘉祐德意甚美臣嘗考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

毁譽核實而已丁謂以姦邪為宰相矣雷允恭傳

達外議擅權矣黄德和以監軍誣奏邊將矣或斥

或誅或投諸四裔而獄情審克卒無冤濫是毁譽

不得亂真而邪説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矣范

仲淹以危言屢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矣或拜明誣枉或擢陞侍從或遂遷執政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道行也邪説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為善類有所恃而不恐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黄潛善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廣引廢忠毀信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之黨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貶馬伸於闒市出許翰楊時

於間散如孫覿劉觀鄭瑴輩流並居邇列維揚奔
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也復指結余
堵殺邦昌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
原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
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莫斯
為甚矣及范宗尹當軸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
擢等以蓋其北面偽楚之惡是非邪正出於人心
如辨白黑焉可誣也其為計不忠亦甚矣陛下好

惡無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審覈之政毁譽必要其真賞罰必當其實使邪說不作直道得行其繼嘉祐至和之治亦何遠之有夫邪正是非莫易辨於今日惟陛下斷在必行以扶正論實天下之幸又曰凡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毁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為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呂誨等迭居

臺諫此真僞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寶歷渡江以前
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謂人
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鑕而遠竄之於鯨波南海之
表人皆以為鄭轂盖綱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
朔日遠貶而轂以是日峻遷故知為此言者必轂
也然謂綱大興誣謗干譽庸俗言已去朝綦亂斯
起欲平定之捨我其誰傳呼窜相響震山谷諷諭
羣小令上封章翶翔道途以俟詔命凡此等語驗

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為則無迹特以誤造文致之語傾陷大臣為不可貸之罪而當時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勵之是賞勸讒諂之人欲其毀譽亂真而不核也若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人皆以為馬伸蓋伸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闍邵成

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穀雖已死恤典哀榮禮意隆厚公論不允伸既

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閔焉比雖貴以龍
閣未盡襃勸之禮按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
没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
不泯所以勸善伏望聖慈特留聰聽按此二人情
狀追正刑賞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懲勸之方以息
邪說開公道則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將復見於
今日矣

其尚志曰臣聞自昔帝王應時而作者必以立志爲

先在草昧時必立志而後能創業垂統在衰微時必立志而後能興衰撥亂時者事之幾志者事之本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漢高帝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噲一言即還霸上范增由此畏之說其主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故能滅秦取項以成帝業光武破尋邑之師舉雒南之地取河北定山東既得隴復望

蜀顧謂耿弇曰建此大策雖落落難合然有志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漢配天不失舊物靖康改元胡塵犯闕用事臣僚不效責難之節首以立志為本而即安屈辱至使親王出質城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誓死力爭有以國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何異措火積薪寢卧其上而宰相徐處仁遽進諛言以為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遂陳八說謂如

今日可比唐虞之盛而臣主俱榮抑何所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末流未及朞年卒掐失國之禍夫立志者本也行事者用也本則不立而急於行事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天資神武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殄寇讎而當時親信近臣又不能助成大美乃至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六載于今然上天之所以啟悟聖情日躋盛德陛下之所以深懲既往㓂勵將來可謂卓然

有立於萬物之表矣伏望堅持此志斷以不移仍飭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邊境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告功皇天明示德意則文武百僚六軍萬姓亟應徯志亦皆震慴奔走各修厥職奚為而不成奚欲而不遂矣

其正心曰治天下者法也制法者道也存道者心也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曰家曰國曰天下者皆心之所體也曰道曰法者皆心之所運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於正安與治所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習於不正危與亂所由致也故有虞氏以天下授禹其所傳付者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周公作立政稱述乃考文王亦不過克厥宅心而已然心有所忿懥

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則不得其正故欲正其心者必本於誠意致知而人主所以不可不學也昔光武中興息馬投戈必先講藝蜀先主從事行陳之間而樂聞儒生鄭康成等啓告治亂之道吳王孫權分命諸將總兵禦敵戒以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而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者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旅之

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今陛下日親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以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患益深必無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伏望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克厥宅心遠繼周文之美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歸於正而無回邪欲亂之心矣危之不安矣亂

之不息矣

其養氣曰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强弱軍旅强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狐偃之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狐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陣于牧野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

之罪則禸曲而周直矣故周勝項羽兵震天下威服諸侯漢祖數其九罪與殺義帝之負則楚曲而漢直矣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幾也金人詐邀二聖遷徙六宮殘殺老幼刼掠貨財立臣代君悖逆天理肆行無道曲亦甚矣陛下以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檄書初下而僞楚歸班赦令一行而四方嚮應又自比來克勤聽政追賞直士優䘏其家登用讜言置諸

要列令聞四達聖德日躋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强强敵暴横宜不待挫而自弱然敵兵每動四方震慴奔走逃遁莫與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强中國之兵鼓將士之勇使人人知我直彼曲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强於為善益新厥德近而信於諸夏者無曲可議外而聞於夷狄者無曲可指則守為剛氣可塞于兩間震為

怒氣可以安天下何憂於羣盜何懾於敵人將帥
必聽命而不敢驕軍伍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兩
兵接刃而百勝之筭已坐決於九重之上矣
其宏度曰人主以天下為度明當並日月不可私照
臨德當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遵王道不可
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
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萬物育也故能
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為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鉤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忍於斬袪而見寺人披免於内難楚貽忍於私怨而賞鬬辛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已為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已於

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即位丁公来謁乃斬以殉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帝業凡此數君於道槩乎其有聞者矣如袁紹不忍於田豐許攸而棄策士卒無所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疎賢相終以衰削盖亦未之思耳陛下聖度虚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佞諂之士亦當不以私怒遠正直之臣中外百執其有迷國誤朝罪惡昭著衆所指目不可掩者雖有私勞願陛下

與衆棄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至如抱忠守正犯顔逆耳公論所歸不可掩者雖遭讒謗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心也然後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可以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矣

其寛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髙嚴恪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

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亡能包齊王田横於海島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為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

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刼以兵或迫以酖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

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㠯反是

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

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羣臣有不能欽承美

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名或有未至不原情

實略見寬假即肆譏謗以謂違於君命不俟駕

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

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

夫名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

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

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
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綱不緣此而不立命
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
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桀巽屈於
隱士而徳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
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
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讎敵顧請施於疾病
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

被名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説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秘書正字張孝祥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行道餘三十年以陛下之心行陛下之政唐虞三代宜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今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羣臣負陛下使令也自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葢嘗一再更張方陛下厲精於中興之初則執事者立異相

高隆虛名而略實用逮陛下於恭己修好之後則專國者怙權植黨廢公議以竊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父若此尚何暇望其他哉今陛下收還威柄人才用舍蔽自聖志先時二者之弊固已革去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誠願陛下清閒之燕咨諏邇臣使之無苟目前益務遠略而已夫事有可為當各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或偏澈當勿憚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翫歲月則將失投機之會飾文具則必盬責實之旨使群臣

精白以承休德則陛下高拱而服成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陛下留神財幸

殿中侍御史章誼應詔上言曰右臣伏讀今月二十六日聖訓閔國難之日深念政治之未洽臣有以見陛下慮患之切而求治之勞也仰惟陛下懷宵旰惕厲之心思祖宗基業之重眷禮臣工敷求切務使悉意有為之時降虛己力行之詔德音下逮朝野忻懽如臣謏聞誠不足以仰酬清問然幸以狂愚得備言責不敢以學識

凡陋為辭臣以為欲國難之弭則莫若以謀為先欲政治之洽則莫若以人為急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陛下詔臣以寇敵充斥汙瀦於齊魯宋衛之郊而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閫中屢擾淮上多虞此四者臣知國難之深有在於此也陛下又詔臣何道而可以保民何術而可以弭盜何策而可以遏强敵何行而可以生國財此四者臣知政治之洽有在於此也陛下用謀以濟四

者之難則所謂堯舜之智也用人以行四者之政則所謂堯舜之仁也臣請得別白而詳言之聖詔曰敵兵充斥汙瀦於齊魯宋衛之郊此陛下念宗廟社稷之所在而憤劉豫之未擒也陛下謂劉豫之僭竊在敵人顧為之乎兩者皆出於不得已也敵人窮兵深入去國萬里攻剽焚蕩固知中原之空虛而不能有也故不得已而用劉豫若劉豫者失身兵革之間貪戀朝夕之命彼雖屈膝於北庭實可屏衛於中國蓋亦不得已而為之也

誠遣辯士動其心徐遣間諜密賜詔旨許之爲外藩貸之以不死則兵革可以暫息邊境可以少寧然後專委重臣經營北伐異時王師繼進由清河者入京東由汴路者入京畿由襄漢者入陳蔡與李齊要結於登萊之境與張浚翟興會兵於河洛之上陛下用謀誠出於此則齊魯宋衛之郊可得而復矣聖詔曰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此陛下念江左生靈之塗炭而憤李成馬進之未討也陛下固嘗遣周虎臣往諭李成使之

歸鎮李成既聽命矣其後撫諭之使不繼丐糧之請不答外之將臣大敗則匿而不言小捷則矜而自功至于今日猖狂四出江鄂洪撫兵孥不觧臣固嘗乞江東之池饒信撫江西之洪州荆湖之鄂州三路分兵以守矣又嘗乞令吕頤浩朱勝非兼荆湖江南四路之地盡護諸將兩師統兵以戰矣陛下試用此謀則兵將之心力必果臣旅之號令必一財用則無所分爭士卒則無所竄伏江鄂洪撫之地可全而有也聖詔曰閫中屢擾淮

上多虞此陛下念守帥之非才而思鎮撫之未效也閩中之擾始於范汝為結集之初福建帥守監司任非其人不能擒捕朝廷遣謝嚮招安之後慮有譴訶於是共為飛語聲言劉時舉死非其罪冀以中傷謝嚮而搖動汝為陛下誠能灼知情狀盡行罷黜別選能臣則閩中屢擾非所患也淮南諸鎮初皆得人合勢併力以扞殘敵大江之南藉為藩籬自趙立被圍朝廷不能遣兵應援以致陷沒於是薛慶李彥先相繼喪亡岳飛郭仲威

迤邐失守今日固當統以重帥給以芻糧使之四面攻襲殄滅餘寇促其歸鎮務耕稼之業養疲瘵之民招徠流亡繕備守禦則淮上多虞非所患也凡此四者臣以爲尚謀而不尚力則國難可得而弭矣聖詔曰何道而可以保民臣謂保民無他道也去姦貪殘虐之吏則可以保民矣今夫勸農桑懲游惰薄稅斂省刑罰鰥寡孤獨遂其生饑凶疾病得其養保民之道不過如此而陛下矜恤之意滲漉之仁形於詔音見於赦令非不諄複

也然而民不獲安者姦貪殘虐之吏未盡去也聖詔曰何術而可以弭盜臣謂弭盜無他術也得循良廉平之吏則可以弭盜矣今夫遣繡衣直指之使用柱後惠文之吏施虎穴屠伯之酷任射聲跡步之士重孥戮之科連保伍之坐弭盜賊之術不過如此而陛下警察有巡尉之官懲艾有刀鋸之辟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諸市朝然而盜不可息者循良廉平之吏不進也聖詔曰何策而可以遏強敵臣謂甲堅兵利城高池深形勢便利

山川險阻得利則戰不利則守此強敵之所以可遏也國家兼而用之矣然而猶復憑陵者以陛下未得折衝禦侮之臣也聖詒曰何行而可以富國財臣謂布帛芻粟之征關市榷酤之利度僧鬻爵之牒摘山煮海之饒此國財之所由以生也國家兼而用之矣然而經費不足者陛下未得長財心計之臣也凡此四者任人而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洽矣夫尚謀智也任人仁也陛下持仁智之大端優游法宮之中天下才智之士為陛下

奔走陳力以濟艱難之業則祖宗丕基為不墜矣陛下
縷數政治之目固可槩見其得失然不若詔執政侍從
之臣各舉俊傑之士使至行在審其智謀考其議論共
佐中興以康庶事臣得為陛下察其忠邪而警勵之臣
聞舜之紹堯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洪水横流民不粒食
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舞干羽而有苗格於是地平天成
萬邦作乂此誠急務親賢仁智之效也當陛下憂勤圖
治之時臣敢終始以堯舜之事為言陛下力行是道其

於堯舜夫何遠之有臣不勝區區之誠

諠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夫宰相之任既專則得以持危扶顛為已任令天下之勢可謂顛且危矣正頼宰相總率百官扶持大業若政事之因革官吏之廢置刑賞之重輕軍師之進退悉斷於宸衷而取決於宰相使宿將功臣戚里近習不得夤縁干請而一切退聽然後朝廷之勢尊而治功成矣伏望陛下安行此道責成宰相茍一物不應許諫官御史論列繩察而百

執事之人各守其職以盡規於上庶幾政無多門朝無
倖位保護安全共成中興之美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全盛之時尚書為外省受四
方之訟牒都堂在禁中議天下之政事士大夫之以職
任往來於四方與夫省臺寺監以職任建白於宰執者
並晨詣都堂朝服謁見於是宰執受其事目察其人材
可否僉諧乃為進退自旦及午閱天下之務不少置也
巡幸以來三省都堂不復異處賓從絡繹僅能應酬文

書紛紜無暇省決又復分廳對客日晏未罷左右司有所禀議逡巡而不得前堂吏抱案牘趑趄户外而退雖有經濟之才彌綸之志何暇措意哉唐制丞郎見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異時宰相往往通賔客至有所善載酒集閤酣醉而去及李徳裕為相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必先白臺乃聽自是罷朝百官由龍尾道趨出無輙至閤者觀今日之事以考徳裕之所為盖有謂而為之也伏望睿慈明賜戒諭都堂議

事稍遵舊制庶幾多事之時經綸之地不為賔客清談燕坐之所仰副聖主責成仰治之意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治天下有萬世不易之道有一時解紛之計不易之道猶饑渇之於飲食不可一日而無解紛之計若病之用藥已則去之戰國之世諸侯以詐力相呑所患者國之不富兵之不强耳是以當時謀臣策士非富國强兵之説不進於其君而孟子則鄙之曰仲尼之徒無道齊晉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故雖如

管仲之於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可謂盛矣而孟子猶不為也豈以管仲之所成就者可以濟一時之急而不可行之萬世乎方梁惠王以天下莫强之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欲以一洒其恥問於孟子宜其有甚高絶異之謀轉禍於立談之頃而成功於反掌之易者而孟子則對之以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而已又何其不切歟盖濟一時之急者不過富國而强兵行萬世而無弊者非仁政

不可也夫仁政得民之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彼所謂富國者困民之本也所謂强兵者毒民之資也以是而欲得民之心不亦難乎雖然不言富國非委貨財而不取也不言强兵非消甲兵而不用也治其本而末從之矣本之如何得民心是已民心既得以之足食則君孰與不足以之治兵則效死而民弗去此湯武之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今爲兵而理財取財而虐民民不堪命將轉而

為盜賊姦宄莫禁饑饉荐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思孟子之言修仁政以固民心毋以祖宗之德澤未替為言而忽於恤民則天下幸甚

左司員外郎王信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務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

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茍且之狥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
上皆納其說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歴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高宗時提舉萬壽宫兼侍讀張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憂勤念治行已十年自去冬敵人不能南渡今秋湖寇蕩平中興有期内外延跂然人心惴惴猶有外侮之憂臣竊以謂夷狄未賓莫先自治葢修政事所以禦外

侮也伏顧陛下念艱難之舊業恢久大之遠圖無過不及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勿貳勿疑也極志誠以盡羣慮任賢則責其大功而待以持久使能則畧其宿負而用其所長保固淮甸以定駐蹕之都奬拔偏裨以分尾大之勢愛惜名器財力以革僥倖之習崇奬忠厚端慤以銷朋比之風凡此數者安危所繫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英睿天縱於此數者少留神焉中興之烈不難致矣書稱成湯之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所以日新而不窮者終始惟一而已雖書生常談而本之治道無出於此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守又上奏曰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不與焉蓋夷狄未賔莫先自治試為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敵騎不能渡江入秋以来復無他

䒸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勵兵蓄憤養鋭固可折箠而笞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勲第賞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於敵庭就使尅復州縣能保有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為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為别都儲粟練兵自為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

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
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
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廷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
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
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
莫要於此蓋不知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
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
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考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

於是或用或捨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卿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

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陻洪水為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盖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况或一時之舉措有纎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随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為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眞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効以責成於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後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

信任之則必有誤於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録其大略捨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吴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碌碌闒茸不才之人夫闒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

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
以来風俗敗壞貪懐苟得爈於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
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恵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
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
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
起於下而怨歸於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聽卒如所欲
而後已為今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内外官吏足
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

援也官吏將士之俸廪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於為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於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奬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於為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

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
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為黨耳善
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
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
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
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從者皆庸懦
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

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為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甞以為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為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亦必痛懲而申儆之破朋黨之策也陛下於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

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為獻者特在於果斷而力行之耳能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故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忌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弊也詩稱湯

聖敬日躋蓋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胡寅上言曰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棊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與𢿱敵爭勝如奕棋而無成謀其可

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已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今十有二年之間易相至於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禄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誤國者有矣朝廷無

不改之令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語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無乃陛下知人之哲亦有愧於古耶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為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

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横費而生民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於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

東晉南渡其所措置務適時宜於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於治伏望陛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藴於十日内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固守庶幾經

綸有叙民聽式孚可兾中興之效不然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於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路而後知其敗也今敵據汴京士氣恐懾重歛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焚徐行拯溺臣不知所稅駕矣

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為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為難惟微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

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静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絶學異端並作言黄老者以虚無為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為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為心毁倫類者以寂滅為心心體既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

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尼雅滿則欲以釋怨悦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疽囊以厚其毒姦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摇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

使不立邪説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効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寅又上言曰臣謹考歴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為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

曰貸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收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為迂闊無効是時惟秦兵力最強鞭笞四海卒立為帝孟子之言真若迂闊矣秦惟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之曾不二世而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為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闊也臣觀今

曰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尼雅滿之下願陛下勿以爲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斫級一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劍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

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别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歴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邉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煑海榷酤之入遇軍屯所至

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於武庫賞設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

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於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沈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鬬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甞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

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

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寛詔屢下以民為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於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令諰諰然日以軍食不給為莫大之憂

索之於帑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於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於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於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匱之家然而贍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椿月椿急於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賊未擒讎敵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不必尼雅滿點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

時則曰兵數衆多食不可闕也及疆埸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於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於敵國而施之於朝廷大要在於自計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至於民力已竭國用已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少槩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矣臣愚謂宜於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

將揀其軍為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
又命各舉所知可以為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
試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軍指揮凡疾病而
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時具數申上闕額必聽朝旨補填
屯軍所在不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
責委大將率次軍下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
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強使
之宜每軍置副帥一人叅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

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於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縻俸禄宜從減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輙有按劾凡校用使臣自為隊伍者先會總數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強擊刺即黜之勿令竄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民也凡事皆本於有民無民則無事無

事則無官而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羣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祿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饟廪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宮觀嶽廟添差不釐務可謂姑息之極弊非修政事攘戎狄之先務也非寛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為害亦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閔煩苦之役示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而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閒田

可也至於監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人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差也如為私者天下吏員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来士子廢學失業惟志於得平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場則乞收試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来科場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寛遷官僥冒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

當相時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恩遞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而上之不隅郊者仍須隅郊得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流品漸清民力自寛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久任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濟無乏絶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乎或謂如

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謂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畧絶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為則用法嚴

寇未嘗以政恱人至於減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懐怨咨欲充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倡大義於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吴魏之後宜尚寛大以固蜀人也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走吴魏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帖服不在溱洧之濟濡沫之恵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吴王安

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誼不反矣自頃以来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輙從而譁之或造為謠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於此則攜持而北去胡不覲稱臣拜敵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輙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曽謂如此而可以振頽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髙拱熟視以成

不掉之勢為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
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
不可為安知他日又不難於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
之誠

趙元鎮上奏曰臣向蒙陛下不以臣不才寘之宰輔前
後三歲迄無寸功聖度兼容忘其所短懇辭去位禮意
益隆粉骨捐軀未知所稱今者待罪藩郡使得自佚曽
未朞年遽叨召命俾預經幄示不終棄自惟何者辱陛

下知遇如此然臣區區之愚有不得已者不免仰凟天聽臣竊惟陛下紹祖宗之業當艱難之時柬拔儒臣列侍講讀非欲分章摘句為書生事業必將論道之餘訪以當世之務臣雖學識迂僻不足仰裨聰聽亦欲少施所藴時有獻替是迺祖宗設置經筵之義況於今日乎臣謂陛下所當諮訪於講讀之臣者内則政事之得失外則邊事機籌而已臣之思欲獻之於陛下者亦無以踰此臣素不知兵然兩經捍寇粗識事宜謂先固本根

乃議攻戰屯大將於江濵分精鋭於淮上首尾足以相應聲援足以相及敵雖強梁欲謀深入前迫大軍之勢後有尾襲之虞而我之漕運既省民亦少安設或長驅頭舉而身随矣跨河越岱無不可者故於臨機應變之閒反復憂慮以持重為先或欲置之危地必取成功非不可勝之策也若今之邉事規模宏逺事勢恢張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怯懦者所能知也臣昧於治體然昨在撥路妄意區别謂朝廷之上屢立黨

與呂夷簡范仲淹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呂惠卿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多才能少俊之流至若元祐之人與夫紹聖崇觀之黨則不可合也學術政事不同而品流趣嚮之異也故於進退賞罰之際申嚴勸沮使人知所嚮或欲混善惡於一途則善類必沮傷納君子小人於同域則小人必勝理之自然害政之大者也若今之政事議論好惡黜陟取捨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

亦非淺陋者所能及也此兩事之外其他所不同者固不一而臣亦不敢自以為是顧頑冥之資執其所見而已今措置已定法令已行羣心退聽習俗丕變矣陛下儻欲採用臣言重為更革則中外擾擾何時而已臣行年五十有三衰疾侵尋死亡無日亦安能遽喪所守俛仰從人儻使廁跡諸儒議論之末陛下將何所諮詢臣亦自度無可獻之陛下者如其遂非不悛執迷難化永為棄物不復可用亦其分也是以聞命而来逡巡恐懼

屢陳辭懇不敢但已誠恐進對之言與時不合奉身求退重取慢命偃蹇之誅非陛下曏昔顧遇許以保全之意況自夏及秋足疾增劇痛楚浮腫有妨拜趨臣已别具劄子奏乞改除一在外宫觀外輙敢盡布腹心密聞於陛下惟陛下憐之俾臣終老山林死無所恨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世

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
卑小也嗚呼甚髙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
辯博之説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王
庀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末為過也雖然文帝
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為無
過夫髙之與卑不相侔矣髙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
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
髙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

縱於甚高下不溺於太甲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趣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嘗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虚名者不得成貪竒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振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内治而外自實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

若靡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皐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礲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得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姦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

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揺吾之國是者玆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趣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恵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於萬一而開懐屈意舜禹不能進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歴古其能随

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髙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説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於犬馬之自竭惟陛下憐其愚而幸赦之

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馮當可被召上奏曰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貪多務得以資博洽之才含英咀華以為文章之美在乎參諸既往之迹揆以當今之政立政行事以古

為法如堯舜禹之若稽古商高宗之鑒成憲是也陛下聖性高明好尚純古萬機之暇躬覽載籍該貫總攝洞見百家自開闢之事治亂成敗之蹟如指諸掌其為學可謂至矣至於立德行事以古為法者臣願陛下守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也自古戡定多難必由克斷臣願陛下剛健法天以為再造之本自古君論一相用終其人臣願陛下任賢勿貳以立一定之規自古任賢使能不肖者退聽臣願陛下旌別賢否以絶濫吹之失自

古強幹弱枝未然者先慮臣願陛下封植本根以戒履
霜之漸非特此數者陛下廓開聖鑒洞照古今凡古由
是而治者以之為法凡古由是而亂者以之為戒則大
業富有盛德日新雖自古聖帝明王之學何以加也昔
齊宣王好色好貨孟子猶曰可以為王陛下好學帝王
之盛德也臣願陛下擴而大之追蹤前古以幸天下
高宗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
寘上列太學生王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

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飡聽政如隋文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

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劉行簡應詔條具利害狀曰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各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詔大臣置司修政有言聞達悉付講求有以見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徳也然臣甞謂修政之舉

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闕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軺傳至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求之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猾夏之遠夷内有弄兵之羣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議者所當急急矣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一夕之間所謂足國裕民者誠

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郡縣吏不過隂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强兵之事亦然欲省費則兵不益欲益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烏合招来之寇存之則糜費廩食不足恃以為强汰之則無所歸且覆出為惡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為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為不知言陛下問修政於羣臣而不先其所自為則為不知政令日之事在陛下躬行者顧莫先於省費

非謂天下之費必待陛下而省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示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臺屬于兹有日矣竊聞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徳如文景篤好書傳踰於聲色尚方服用簡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為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歲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惑焉豈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耶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

而已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此周王所謂供王之好用朕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況其間畏義知耻與上同休戚者雖予之將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且陛下厚於及人而以身當天下之謗其無乃自為謀者疎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鐫減之示好惡於天下則修政之本已立

其事為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日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墾孰為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沿江瀕海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為寨柵廬舍某處可以積粟漕運各以方畧來上然後以其說深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巡按其地而核其實以為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

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汎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為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況餘人哉乃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見於事為者則臣謂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為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後亦不聞無兵秦男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比年以來為民兵之説獻於上者多矣卒莫

之行巡社之法既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以為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即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不籍不教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係縻於官不程督以吏如是故民不擾而樂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為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梃刀牌等隨其所習以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曉以利害使各保

其田桑廬舍境内有寇悉聽捕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并力殺獲則聞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少聞于州郡州郡按試之如所舉者為之旌别蠲其身丁及三犯杖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意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誰憚而不為哉今夫羣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次第薦送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挾策覔舉雖終老而不悔

曷嘗募之使為科舉籍之使不脫耶使民習兵無以異
此為農為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且將因閒暇時嘯其
朋儔自相講習挺者擊戈矛者刺弓弩者馳射彼歸而
求之有餘師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山谷强悍之民
初未嘗教也而藝絶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
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博士先生緌帶徐步升堂巍坐
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文物表儀化
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繫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樂從藉令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所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令臣之說雖未能銷患於赫赫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於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於一朝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國裕民

於三歳之後且為久逺無窮之利若以三歳之後無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賞功勸勞之典參酌舊所著令損益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説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强悍之民倔起山谷十百為羣輕犯縣鎮居民無逺近多寡望風奔走與異時敵人所至率以一步卒聯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箠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

也誠未嘗知戰鬭擊刺之事耳僅有一能者則荷戈持梃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盜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盜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矧未必皆然耶臣之念至熟悉矣雖臣觀陛下詔大臣設官屬置司講論以修政為名誠美矣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哉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窮思推忠盡誠罔有嫌間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議論惓惓焉閔閔焉

唯恐一事之有遺策一物之有遁情則庶幾焉臻於有成可日月冀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聚訟交訾若築室于道謀則非獨不可以日月冀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舉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聖問伏惟留神幸察

行簡又上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盖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来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因革羣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戀於理

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纇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顯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粃政下無幸民内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審耶臣愚欲望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剗除弊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

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廓乎其無事矣

行簡又進故事曰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

未嘗不慷慨思見天下之賢士求天下之議論次第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實既了了於胷中則忍而不能決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談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武帝之初蓋未辨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感焉其後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典章文物爛然大備意有所在皆力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攺文景之

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賢哲不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猶不可不力行如此况多難之時乎

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行簡又論人主力行果斷疏曰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安之乃不果於行者往往皆然此無

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頹綱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顧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

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陛下

於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罷行者斷自聖心勿

貳勿疑庶幾速見成效而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伏

惟留神幸察

戶部侍郎葉夢得上奏曰臣聞邊患暴起騷亂中國自

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天道有不能免惟

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為治變

危以為安亦在人之所為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

德厚矣再傳而為不窋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邰而國於豳周復以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於獯鬻復去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玁狁昆夷之患自文武九傳而為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興三代如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絶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者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

之勢不幸類此然以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盛極而或衰以敵孱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王會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甓弱未必不為盛大無窮之基敵之驟強未必不為滅絶速斃之本昔者吳王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禄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

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七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都於鄀改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吳占敵安知天不遠其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為矣況以祖宗德澤蟠結之深厚太上皇帝謙遜自約淵聖皇帝寅畏小心陛下繼之以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厲王之過竊料敵不出三年其勢必亂何者自從事契丹以來幾二十年人疲衆怨一

也烏奇邁惇然遠交而斡里雅布尼瑪哈奄有中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刼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為肘臂所謀之人託諸契丹喪亡之餘以為腹心恩怨不齊間隙易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盜金珠玉帛之富適以啓其侈所據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稔其欲侈動而欲肆何恃可乆四也燕趙汾晉驅其殘破之人朝夕謳吟思漢必不甘心忍為左袵之鬼小伺其間必棄而来歸衆散人離不過威以刑殺則怨怒愈甚内

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為我利乃能有濟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足以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慎察吳楚所以更為存亡之端以質伍員子西之論講修政事集用忠賢憂其所可憂而無屈於我之整弱畏其所可畏而無憚於彼之驟

強則克復七廟之業内安四海北逬二聖可必得而伸也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自古為天下國家孰不欲興利除害振滯補弊以成治功然而每不能者不求其本源故耳臣竊觀今日天下之事不循其本而為之者尚多如患經費之不支則多方聚斂不曰省事而均節之乃其本乎患盜賊之未息則窮力討捕不曰擇人而安輯之乃其

本乎事功之不立以方作俄輟人不得盡其才故也命令之不孚以輕發數改民無以定其志故也至若刑威弛而馴致兵驕名器輕而寖成官冗未有無所自而然者亦在反而求之耳雖然此特事之一端而已事之端固未易殫舉抑有所謂本源之大者焉孟軻論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董仲舒言遠近莫不壹於正獨在乎吾身之正是故叢脞則萬事隳清淨則民自定是謂本源之大者得其道則無為而治者也揚雄曰天下雖大治之

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其是之謂乎君惟明乎道意誠而心正則忠邪如見肺肝是非若辨白黑亦何待人言然後喻哉區區愚忠姑請以是為獻

李彌遜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曰臣聞善為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焉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于五代益甚藝祖躬覩其弊懲前轍之傾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捄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

及西北近畿往来更戍不絶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寖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于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持空拳兵寡民貧城池隳弊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為備守之計則羣議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朝廷平時視州郡如越

人視秦人肥瘠曽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朝廷頼州郡
以為藩維也州郡撓弱則朝廷之勢不固矣譬如千金
之家知堂奥之可保而略其門廡不知門廡之隳堂奥
其可安乎臣愚顔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
竭才展效鎮安一方上寛顧憂下銷奸宄以效臂指之
用昔董仲舒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
今政解而更張之時也伏望睿慈留神擇中天下幸甚
彌遜為户部侍郎又上劄子曰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

守文之君而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為易而中興為甚難也盖振頽綱補弊政易風俗集流亡政之可因者悼前轍而或廢事之可革者守膠柱而不移欲其成功誠甚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為安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能復古漢宣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造漢室肅宗以治兵討賊復唐

祚元帝以虚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勾踐尚能苦身焦思滅強吳尊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成亦未有不為而能成者也降是而往雖有願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紹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也立政者茍一朝之利而不為經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懐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欲中興之功是

猶農夫不去草萊而望苗之興顧不難哉仰惟國家之難曠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之賢否與夫任將帥練兵卒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力行之然虜國未復强敵未殄豈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强敵留屯中原資糧畿甸分兵淮泗覬時伺釁窺我中國其志甚大未肯輕舉茲忠臣義士所以流涕而芻蕘縉紳每為寒心者而朝廷方且崇大體務鎮靜狃目前之安忘

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端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喻也

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將帥不協力士卒不素練餽餉不預備玩歲愒日不早圖之一旦秋風高胡馬鳴後時之悔若噬臍焉殆將何及臣顉陛下斷以乾剛照以離明體當務隨時之訓如救焚援溺之急馭將以道節財以理變苟且之政以為遠圖懲自安之私以勵臣節

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帝總權綱如漢光武掃大憝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勾踐之事以為規監將見中原不足復强敵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思忠憤激切屏營之至

通判廣州汪應辰名對上奏曰臣竊以天下之事智足以謀之力足以行之雖或甚難宜其無不舉者然考其效驗往往與人繆盭而變故之發常出乎智力之外已

往成敗之迹其如是者多矣是以聖人論天下之事以為非人所能必歸之於天至其論天道也曰我不敢知曰天不可信曰天難諶命靡常又必歸之於人事夫所謂人事者非恃其智力之謂也即吾之仁心誠意所以無媿於天者擴而充之以至於廣大勤而行之以至於悠久不以好惡之私汩其正不以利害之變易其守使存於心者無毫髮之差施於事者無豪隙之闕表裏純粹與天為一天且不違則事雖甚難蓋有不足治者沴

氣可以消而為和獷心可以化而為善衰敝之俗可以易而為治安四逺賔服百嘉咸遂皆其方寸之所發夙夜之所積者爾由是以言所謂天道即人事也故二帝三王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稱天葢其心未嘗不在帝左右也秦漢而下聖學益微天人異覲幽顯殊致而天下之治亦有媿扵古矣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睿智撫熙虞之運軫念南北赤子肝腦塗地之禍發自淵衷屈巳修好以保全遺黎導迎善氣此天之心也昔戰

國紛爭獨孟軻以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而臣嘗考東晉以後南北分裂二百餘年北又析為十六國其間變故不可勝計然南亦莫能相尚蓋其所以失者或不量事勢輕用其民以僥倖於戰勝或因循苟且安於細娛未嘗至誠惻怛講修仁政為久大之計故終無以仰稱天意也陛下超然遠覽灼知天意所在好生之德固已格于上下惟是政事之間天下之民有望於獨斷者久矣比日以來明詔數下革去宿

弊革夷蕪穢解弛頽容振拔滯淹疏導壅塞一皆出於
聖意斯民懽喜鼓舞至或感泣人心如此天意又可知
矣然陛下所以保大圖永欽承天休者豈特如此而已
哉推平昔聖心之所存與今日仁政之所已行者兢業
於幾微之際基命於宥密之中必將日新又新以幸天
下人材既進不間新舊而特致嚴於邪正之辨言路既
開不間疏遠而特致察於是非之實求政之闕遺而增
修之使之為富彊之國求下之疾苦而振德之使之為

太平之民至於天意人事合若符節曠然大變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盛德大業皆在於陛下矣

應辰為戶部侍郎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初即位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等令更宿直退朝之暇引入內殿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軍國幾微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又

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臣聞有天下者常患乎不能通天下之情察天下之理情有所不通則是猶一身之中而關節脉理之不屬也理有所不察則是猶耳

目不能視聽而欲以運動手足也然而一日有萬機之繁堂下有千里之遠乃欲使天下之情無不通天下之理無不察其勢豈不甚難哉盖必咨詢訪納廣覽兼聽有所見聞者皆得以獻陳於前有所疾苦者皆得以赴愬於上則雖未嘗家至戶察而固已卓然立乎無蔽之地以此醻酢事變經理世故盖亦舉而措之爾以舜之聰明自耕稼陶漁又歷試諸難然後為帝宜其無所不知也繼堯之後盡循其道宜其無所為也而書之所載

乃以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先務則舜之所以為舜所以能繼堯者豈其任一已之聰明哉盖取諸人以為善也三代而下惟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太宗即位則擇天下名士相與密勿論議夜以繼日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更直待問此其致治之本也陛下以大明繼照旁求直言收召耆德如舜與太宗之初矣然臣以為聖人之心常自以為不足故其求益於下者亦無所不用其至舜以詢于四岳為未足也故繼之闢四門

以闢四門為未足也故又廣視聽于四方太宗既盡得天下名士與之游居矣然而衆不可蓋愚或有得故京官五品以上亦皆得以序進焉臣願陛下因今日所行推而廣之謹陳其六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唐之宰臣雖休假亦見率皆從容命坐論政事大體至於啓擬差除之類則退而以熟狀畫可猶有古者論道之遺意今雖不能盡如古竊謂二府進呈之暇亦宜賜以閒燕使得展盡底藴無所顧避蓋君臣之間誠意既通論議既定

然後可以有為也其二曰侍從之臣本以論思獻納為職今則各有司局往往以越職為嫌所宜明降詔旨示以近臣盡規之義則所謂侍從者不止於有司之守也其三曰尚書六曹雖曰奉行成命之地而元祐著令諸奉制書及事已經奏而理有不便者速具奏聞其後大臣用事惡其害已遂廢其法今宜復元祐舊制則所謂有司之守者又不止於奉行文書也其四曰講讀之官宜有所訪問以推究古義裨益聖學且以明當世之務

如祖宗朝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之所載尚可考也其五曰竊見英宗皇帝親政諫官司馬光上言乞復先朝故事日輪侍從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時賜召對與之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光論此事至于四五最為詳悉願舉而行之亦唐弘文館之意也其六曰祖宗視朝之外再御後殿親決庶政如外路部送到罪人如投匭訴事人如審官院流内銓三班院磨勘并差遣人如審刑院刑部叙復左降人如經過到闕軍人如慮

囚放欠葢雖賤官下吏卒伍徒隸皆一一引問考覈其實寃抑者必伸欺蔽者必察今惟選人改秩及囚繫疏決始得引見一切聽之有司而已祖宗之制雖未能盡復臣竊謂今之臣庶其以事而至於庭者固已無幾願省閱其狀親賜質問隨其事理裁自聖意而間亦有所予奪焉凡此數者皆祖宗之所已行非特以通天下之情察天下之理而小大之臣其材識之高下志趣之邪正皆亦不逃於聖覽矣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八